



逝者

许玉韵：好医生 也是好老师

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 胡大一

许玉韵教授在医学和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近 60 年。我本人就是在他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。他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。

许老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，他说：“我是一名医生，又是一名教师。作为医生，要竭尽所能挽救患者的生命，解除患者的痛苦，多为患者着想；身为教师，应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，并帮助他们发挥才干、施展才华。每当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一个个患者的生命；每当我看到一个患者经过治疗能够恢复健康，提高生活质量，生活得很幸福时，我感到无比欣慰；每当我看到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不断进步，取得可喜的成绩，我衷心为他们高兴和自豪。这是对我从医从教生涯的最大回报。”

许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。无论是领导干部，还是普通工人、农民，他都热情接待。工作中，他处处考虑患者利益，在医院发展明显受趋利性影响的当下，他坚持医疗行为规范，避免技术的不恰当使用、过度使用，甚至滥用；许教授医术超群，在疑难患者的诊断和危重患者抢救中，常常语出惊四座；他不仅坚持临床实践，而且一生都在积极跟进临床医学的进展。

许教授在广大患者眼里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平易近人的好医生；在一代代学生心中，他是深受爱戴的好老师。

教书育人，甘为人梯。在文革期间，许教授受到不公正待遇，处境十分困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仍然热心指导全国各地来北大医院的进修医师。这些人之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的学术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，其中包括元柏民、夏启旺、刁绍先、汤一千等。

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，很多他应得到的奖励与学术地位，都没能得到，但他从不计较这些个人得失，坚持诚恳待人、与人为善、光明磊落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口碑自在人间，许老师得到的是广大患者的信任与感激，几代学生的衷心爱戴。

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。在今天，许教授的这种精神尤为珍贵和令人敬佩。

敬爱的许老师，我们不会辜负您生前对我们的教诲与期望，继续发扬您的精神，继承您的丰富经验，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努力奋斗！

2016 年 1 月 3 日凌晨



第 13 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专家会员授予仪式上，吴印生教授（左一）和许玉韵教授（左三）等合影。

我的良师益友

▲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印生

得知许教授仙逝的消息，不禁为又失去一位尊敬的良师益友而难受，不由地回忆起和许教授接触的许多往事。

许教授为全国著名的老教授，不但学识渊博，德高医精，而且非常平易近人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生、老、病、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，许教授勤劳辛苦一辈子，也应休息！他不仅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疾苦，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，还留下了供我们学习的许多精神财富。许玉韵教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

我的师爷

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杨进刚

我是胡大一的学生，而胡大一是许玉韵的学生，许玉韵是我师爷。

远观

最早见许老是 1999 年，在北京朝阳医院的读片会上。胡大一老师当年建心内外科一体的心血管中心，为了避免心内外科争抢患者，给患者最好的治疗手段，就由许老组织读片会。患者是该放支架，还是该搭桥，由许老拍板。

许老笑眯眯地让心内科和心外科医生陈述理由，最终两边也都很满意。

由于距离太远，那时感觉许老是个挺不错的“和事佬”。

搬石头

后来我到北京同仁医院当主治医师，许老也被胡老师请去查房。我也从“远观”到有机会进一步与许老接触。我找许老，除了为解决临床疑难问题之外，还有很多鸡毛蒜皮的“小事”。

很多“危险”的患者拒绝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，我就去“求”许老。许老基本上有求必应，不知怎的，我们做半天工作都不答应，最后还都听他的，而且做完手术，结果还真的很不错。

胡老师做事雷厉风行，逢水搭桥，逢山开路。但也难免有些时候，路开好了，有些石块拦在路上，学生们有时跟不上或不理解，被胡老师责备。

学生想不通，许老知道后，就找他聊天。

还有时候，师兄弟之间有摩擦，我们不敢去和胡老师说，也找许老“告状”，许老也跑来劝解。

许老其实就是那个默默把石块搬走的人。

“我看好你”

再后来，胡老师不再担任北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主任的职务，许老来医院也较少了。我在开会时碰到许老就抱怨，很多临床问题没有人管。

他则对我说，你要改变，要想办法。

我说，一个人能做什么呢？谁听我的呢？

他当时只说，“会变好的，我看好你。”

之后，我兼职做《医师报》副总编。许老知道后特地打电话祝贺。且他是唯一一个给我打电话祝贺的。他说这个工作，比单纯当一个医生重要。

“低调好些”

后来我在《医师报》开办了“复杂疑难病例讨论”栏目。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他的电话。

他对我说，你办的疑难病例讨论很好，但有的地方我不太同意其他专家的意见。

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，并查找了参考文献，按标准格式附上。

他特地声明，“不必刊登我的看法，低调好些。”

我没有听他的话，把他的信刊登在了报纸上。

对一个事不关己的病例，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写了一封 1300 多字的长信。而我们很多年轻人用电脑拷贝和粘贴写文章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不知甚解，真是汗颜。

之后他又连续写了几封信，对病例分析的不足予以指导。

思想的种子

胡老师早年做的工作一点一点在实现，很多在当时看着没有希望的想法也都逐一在慢慢地实现，他也说，做工作要 8 年才能结果。

随着时间的流失，我见许老时牢骚少了，报告的成绩多了。

很多情况下，一个人种下种子，生根发芽都需要时间。只要适时浇水，给点阳光，慢慢会长成树。

一个人，很难指望在短期内扭转一个系统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你怎么就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？大家为什么听你的？

我后来想，许老在听到我的抱怨时，给我传递的信息是，别人不理解你，不要着急，凡事有个过程。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别人不听，没有关系，至少你已经在他人

心中种下你想法的种子。做事，一方面自己努力，要去做，而不是说；另一方面需要寻找与自己理念一样的人，而不能奢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你，不要着急。

温暖

回想许老，别人说他在学科建设方面如何如何。而在我心底，想起许老，就有个感觉，如果说出来，就是“温暖”。

胡大一老师曾问他的学生，什么叫熏陶？

他的解释是，你在高人的身边，高人吸一口烟，吐出烟来，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烟的气息，这就是“熏陶”。

我想他说的是，学习是潜移默化的，看别人怎么做事，自己感受人格魅力，不知不觉地模仿。

许老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，从来没有教过我一门技术，只有聊几句，帮我看几个患者，打过几个电话，写过几封信，但他的“温暖”帮助我度过了从 28 岁至 43 岁，那段浮躁和牢骚满腹的 15 年时光。

胡老师给人的“熏陶”，大多是行动体现大格局、价值观和不屈不挠的态度。而许老，也许是“隔辈亲”，更多的是帮助我成长。

许老，他不算是我的导师，他是我老师的老师，他是我的师爷。